灼艾集

灼艾集卷之二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孚重梓

世說新語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捨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優劣

庾公亮乘馬有的盧（凶馬也不利主）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佗人哉

昔公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灋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取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

必無膏肓之疾

王丞相為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迺英雄也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椀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閒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

東来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布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霏雪錄

戴君伯康倜儻士也有大志喜談兵言論風飛雪厲聽者忘倦嘗云人生一飽之外皆為長物至正末居

姑蘇貧甚至於割薦而爨鬻鞾而食參政董公摶霄君故人也時持節調福州兵道由姑蘇遣君袖白金一錠餉之君受而不辭遂得以給朝晡友人有告急者君持其半與之

樊公時中為浙江叅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公矢盡竟死之

予喜五兵先生所述書室中修行凜甚有意味得之

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於此云凡心閑手懶則觀灋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臥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襍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文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閑則思心冗手閑則臥心手俱閑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南郭子

陳有繼室林者性頗忌怨前室見夣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兒春奴蓋前室之媵而四兒則林所出也既而産果男林竟溺死之未踰月四兒得左目奇疾目就臃腫下蔽其面即莊生所謂附贅懸疣也一日前室之兄過之林迺叩以疾狀且語之夣兄曰必兒為祟也試發視之瘗且五閱月肌色不壞瑩然如生特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改瘗之從浮屠灋以禳之厥後四兒竟亦以疾潰閧於中殤南郭子曰兒豈能為祟前室又豈能神於溟漠哉蓋聲和形和而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迺至聲沴形沴而氣沴斯

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彷彿亦何所益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將靡有不沴者矣天地之沴枹應響荅如此不亦甚可畏哉以一忌而殺二子又焉保其他日之無他禍哉世之忌者聆此亦可以少沮矣

有業椄樹以食者謂桑可梨吾兒信之而以請予曰妄哉失其序矣將惡乎可謂獨桑無成固以請予曰姑試之遂忻然將事既而不出吾所料憤其僨事也詈之予廼進而慰之曰子過矣穹壤間理與氣焉耳理者生物之始氣者生物之具也桃之與杏其理同

其氣不異類也續之則其實大以旨梅之與杏其理同其氣少異亦類也續之則其實差小而柞枳之惡橘柚之屬也可移以美推是以往凡可續者莫不以其類類則理同而氣屬屬則生意流暢故殖不猶子兄弟之子者乎若棠之與梨斯固非其類矣非其類則氣不屬氣不屬則生意斬矣不猶子人之子者乎且子人之子以類則非以氣則攜徒為瀆天之常柰人之紀而已耳幾何而不為若敖氏邪鄫人以其甥莒公子為後春秋以莒人滅鄫書之其防微之意深矣若以業樹者為乃子之食借子之事而畧之世且

什百於子可勝訾也哉

荆谿林下偶談

陳龍川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却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髭髯寡言笑與張丞相德遠為友靖康間擾避地豫章東湖之南色巾布褐

治圃種蔬私[illegible]數[illegible][illegible]有濮視他圃獨勝夜則織履
履堅緻涉遠難[illegible]人[illegible]取之名曰蘇翁草鞋德遠入
相貽書致厚幣[illegible][illegible]請曰雲鄉管樂流亞也聞今灌
圃東湖斯人非邪詢可招為我詣其廬必致之帥漕
更野服作遊客　其圃翁方運鋤客揖與語良久延
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冊客問
翁鄉里曰廣漢客又問張德遠亦廣漢嘗識之否翁
為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為宰相否翁
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
小人耳客徐撫立出書幣謂某等非遊客承之帥漕

張丞相命屈先生共濟大業須色變喉間隱隱有聲似怨張暴已踪跡帥漕呼與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當納謁晨興候之戶閉。闃無人聲。抉而闖焉。則書幣不啟。翁已遯矣。人莫知所之。帥漕復命德遠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云雲鄉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自警編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場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

可以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廼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很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畱以爲冥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静之樂也識者以爲過人遠矣

李文靖公沆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偪下已甚頹

垣壞甓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每勸治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居哉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貴富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

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靳者愧之

季元衡儉說曰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遂欲不若儉而安性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活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

顏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頗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也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不寧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怍也

趙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其隘

弟姪有欲悦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楊珍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請府訴其事以狀白珍珍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狄武襄公為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賢不敢忘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

第其甚於人如此或云狄青為樞密使為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遣之比之郭崇韜哭于儀之墓青所得多矣一日仁宗面諭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知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

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横渠先生言嘗欲為范文正公買緑野堂者公不肯
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
何得安寧使弊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萬
未訖滕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為滕公用錢有不
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
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誅有不職奚不早告陰拱以
觀其去廼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為公書
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

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請趨利柔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軍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燕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廼青之過人處也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

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明𠀋體尤堅強嗚呼向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樂邪景仁所得殊多矣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矢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後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慮造化為心造化以䖍虎者害人之物故置䖍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迺置於道衢使為

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减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减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减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寛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趙槩與歐陽脩同在史館及同脩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避除天章閣待制會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

脩時為龍圖閣直學士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槩延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汙衊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正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而相信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

王贄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

託贊賢曰事蹤無跡何從得之宗且曰吾以術陰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邪人於死乎宗且慙服悉出其獄大稱公曰君子也

韓魏公勤吏職簿書文檄察檢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必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己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擿䟽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

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析歷知州提轄安撫。未嘗害一箇官員。其閒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服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纒以灋也

韓魏公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覩公意確遂罷議

龎莊敏公自鄆從孫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

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何如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日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愼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是後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

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王文正公旦在中書有事關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持以聞上上以責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中書又偶倒用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

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眞西山先生嘗過東山楊伯子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篇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楊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詩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楊佩服其言再三謝之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五保而簡其瀆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者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

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使信有之。今以兵徃。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廼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張忠定公有清鑑。善否臧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且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

苟偷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趙清獻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越杭尤著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

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是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寛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千萬家饑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尒當痛以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

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

曾文昭公肇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

譚子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

慱於物而不慱於已何慱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臧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鷗鳶之鸒鵰鳶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馭烏鵲從而豕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嘴衆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鬭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理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常捕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

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慼慼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爾何憂何害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

文綺麗者名不死是以君子惟道是賢惟德是宗所以能萬世不朽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縴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賊盜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民愛而裒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賢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覬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覬食象者食牛不足覬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

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下為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為天下之牧。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雜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踞畢生無釁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續覩感錄

石演汾事李懷光為假子懷光與朱泚連和為逆演汾使客郜成義赴行在密言懷光有異志成義走告懷光捕之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心腹公乃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耶我胡人無異志惟知事

一人取死困吾分復何說哉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猒之一日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至則徐已別調復徒步歸至漳州入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哭而至自言爲商於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伴携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劉不受及還鄉人愈薄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耶公曰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爲己有必有禍災且彼辛勤所積一旦

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得第至官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姓登仕途者二十有三人曾孫侍郎嘗錄其事鐫之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居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二十年事兄彥雲惟謹彥雲躭嗜聲色博奕無所不至生業日壞彥霄諫之兄怒遂求析籍不過五年而兄之資產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

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留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卽取分書投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錢已措備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彥霄意甚勤懇遂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歆服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旣而去曇應募為兵十年矣會曇以子孝學妖術事敗曇夫婦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

一心敢餉問者逵獨旦夕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曇貶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逵追泣而隨之防者遏之逵曰此我主人也豈不得相隨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逵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曇自縊死旁無家人逵使毋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歸嗚呼逵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者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累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

彼溺於曇都不過一衣一食而已今世之士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反目窺之猶恐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去而避之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極救也耶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庭式及第其女已病兩目皆盲女家貧甚不敢言欲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陳無已談叢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

不為欺又何辭遂取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虜帥海金琶八追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虜偕死以報國一日鄴方與琶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甓登小閣上祝曰願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甓中馬琦被執琶八曰大金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欲碎爾腦以愧降虜者耳因罵鄴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乃甘心降虜尚得為人邪琶八怒曰汝欲何以死琦曰我願以布褁尸

灌油焚三日琶八如其言焚之琦恐琶八追及高宗故以焚尸綏其程耳會稽帥傅崧卿請為立廟祭之其文曰虜內侵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為賊其能為宋伏節死難者乃一衛士狙擊虜酋嫚罵降帥至死猶不絶口嗚呼偉哉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且勞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

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為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苧白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故意不樂果疾作今宣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年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竹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外其堂目之所見

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畏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玄敬詩話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為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開廉夫至甚說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強留也

宋王烈婦清風嶺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而題詩者甚衆楊廉夫詩云累馬䭾䭾百里程清烽後夜血書成秖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憂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逈不相侔矣又聞昔有人作詩以非烈婦者詩云嚙指題詩似可哀斑斑剥剥上青苔當時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語意與廉夫初見正同後其人竟以無嗣予謂詩賢忠厚王婦之事烈烈如此可謂難矣而二詩皆有貶辭所謂於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道哉

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懼觀是數詩則淵明蓋眞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輙不睡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為有是物矣嘗記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言近道蓋得孔子丘之禱久矣之意也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為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不行

甯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人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親疏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予每誦之則塵襟為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韻語陽秋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鄂州久不歸侍嘗閱賢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縈雲響不及桃源欵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郡至為親滌廁腧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韻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予闡無瑕者可以攻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董而其中亦

不能無譏焉所謂丹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因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邪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也

孟郊落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再下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蘺伴我泣海月投人驚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己云豈知鶗鴂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劉侍御云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歎命云

題詩怨還怨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怨有餘矣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偶不遂志至於屢泣非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哦詩誇咏非能自持者其不遠大宜哉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

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勝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乃知貧者固士之常也

聽雨紀談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罌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坩鮓餉母母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乎惟世之為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

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毋者可以為瀎也

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郄儉悲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辨之以操為叵夫所圖納虛誕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嫔妃所以紹先翎蔡所以悅口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雖辨道未為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色聲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烏用生之哉則造化或幾乎熄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為三

智襄子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窗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

於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蚡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窗風一面寒

諺云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蓋寤則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為心之所想所以形於夢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粱也

艾子

艾子出游見一嫗白髮而衣衰麗之服哭甚哀艾子

謂曰姬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姬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姬自髙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為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養生類纂

云笈七籤曰譙國華陀善養性弟子廣陵吾普彭城樊阿授術於陀陀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極耳人身常搖動則穀氣消血脉流通病不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

耄智餘書云遣其慾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御求真

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修道積功大率如此
本草衍義總叙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狥智巧以憂畏狥得失以勞苦狥禮節以身世狥財利四狥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形躁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為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卧大飽大飢脾為之病矣呼叫過常辯爭倍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為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褚氏遺書曰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信養股趾者常步履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胞臆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謝

又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功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

談耳蓋未見其有益也

又曰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智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刀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

又曰心内澄則真人守其位氣内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算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歡行一惡則魄神喜

寛神欲人生寛神欲人〻死常欲寛泰自居恬淡自守則神形安靜災病不生矣抱朴子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為益迺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尚不悟其易亦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道矣

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有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

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而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食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

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露卧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耳

著生論曰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氣之中各主生死一曰乾元之氣化為精精反為氣精者連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健若精散則神疲精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坤元之氣化為血血復為

氣氣血者通於內血壯則體豐血固則顏盛顏盛則生合各血衰則髮變血敗則腦空腦空則死三曰庶氣庶氣者一元交氣氣為津液復為氣氣運生生託於氣陰陽動息滋潤形骸氣通則生氣乏則死四曰衆氣衆氣者穀氣也穀濟於生終誤於命食穀氣雖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氣能附生當使循環則身永固乾元之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屬陽陽貫五臟喘息之氣是也死者屬陰陰納五味穢惡之氣是也氣海之氣以壯精神以塡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

血脉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肢穢惡之氣以亂
身神以腐五臟

三餘贅筆

記禮者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淮南子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黯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斗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棰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焉阮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說猩猩在山谷數百為羣里人設酒路側又織草為屨更相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見酒及屨則知為餌已又知設者祖先姓字遂斥罵其人且

相戒曰毋墮奴輩計中舍爾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寘然忘夙戒相與沾濡不覺逮醉因取屐著之顛連頓仆乃為人所擒予謂猩猩獸也曾何足道人為萬物之靈廼有黷貨好色貪爵戀禄迷而不知止者不亦猩猩之類也乎

九沙山人萬表曰是集者山人灼艾時所集也山人廢書久矣乃以灼艾休暇日涉諸說凡有會於心者輒手錄之不覺成帙遂名之灼艾集云

灼艾集卷之二終